

近一月来,我几乎每天都打开手机的相册,看看妈妈的相片。那是两个月前,我回家用手机为妈妈拍的。

我仔细地看妈妈雪白雪白的头发,细数着妈妈脸上数不清的皱纹。九十六年的风霜,凝炼成稀稀疏疏的白发;九十六年的雨雪,冲刷出深深浅浅的皱纹。我长时间地与妈妈对视,泪水知我,汪汪而下。妈妈定格在手机里。

1
四月十八日凌晨零时四十分,妈妈走了,没有留下一言半语。

或许,与兄弟们相比,我是幸运的。
四月十五日下午,我回家看望了父母。父亲在躺椅里打盹,妈妈在收拾香烛。妈妈告诉我,明天是三月初一,要到庙里烧香。我知道,几十年来,每月的望朔之日,妈妈必定到庙里烧香。三月初一,有些特殊,是我和弟弟的生日,妈妈自然格外用心。妈妈问我那出生不久的外孙女的生长情况,并要带点钱给她。我说,她还不会用钱,带钱干嘛?等她会用了,您再给她。妈妈笑笑。我临走时,问妈妈有没有钱,要不要丢点钱。妈妈说,钱多哩,不要丢。我走了,妈妈又追说,不送你了。以往回家,爸妈都要送到村后的路上,直看着我的车离去,怎么劝阻都没用。

哪知道,这是我与妈妈说的最后的话。
2
四月十六日清晨,打开手机,有若干个来电提示。一股阴云,从我的心头掠过。
拨通弟弟的电话。弟弟很急促地告诉我,妈妈不行了!

怎么就不行了呢,昨天不还好好的? 没等我问话,弟弟已经挂了电话。
没有洗漱,没有早餐,直奔老家而去。
妈妈蜷曲在躺椅里,眼睛闭着,口里直吐泛红的泡沫,喉管里传出呼啦呼啦的喘息声。任我怎样地叫唤妈妈,妈妈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请来乡医,做了简单检查,左脚板有知觉,右脚板一点反应没有,诊断,或是脑梗或是脑溢血,至于到底如何,要到上一级医院检查。医生又说,依老人的状况,可能半路会走。
村里的人一拨拨地前来探望。他们说,不能动,在半路上有个好歹,多不好啊。
看来,回天无力了。

3
依照乡里风俗,打了地铺,将妈妈躺到地铺上。这样做,是明摆等着妈妈走啊。
看着地铺上瘦小无助无力亦无知觉的妈妈。我禁不住嚎啕大哭。
整整一天一夜,妈妈就这么躺着,口里的泡沫一股股一团团地流出。
九十四岁的爸爸,时不时跪下去,为妈妈擦着泡沫,嘴里念念有词:你肚子饿了吧,我为你煮粥……你带我一块走吧,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世上受罪……
爸爸絮絮叨叨的话语,如同万箭穿刺着我的心房,我承受着难以述说的痛苦。

一次参加婚宴,每张桌上摆列着的青花瓷酒瓶吸引了我的眼球。瓶身上,绘一枝缠枝莲,莲瓣卷曲,像藏了无限心事。我立即喜欢上这酒瓶。宴会结束,几十只这样的空酒瓶被堆在墙旮旯,你挤我挨,犹如仙女蒙尘。我看了,心微微疼痛。旁边的服务员却不在意地走来走去,有时踢一下挡着道的酒瓶,有时向酒瓶堆上扔一些杂物。我拉着一个服务员问,这酒瓶放这干啥? 她笑道,能干啥,等会砸碎了当废品卖呗。心一阵抽搐,直觉得是暴殄天物,却又无可奈何。看着酒瓶实在可爱,我挑了两只带回家,放在窗台上。

那天抹桌子,不小心,将一只用了二十年的台灯打碎了。心一惊,虽然当时只花了十元钱买的,但它是我每天晚上最贴心的伴侣。一天中最温馨的时光,就是晚上坐在台灯下,读书写字的那三个小时。最不值钱的,最珍贵。见我懊恼至极,老公踱到我面前,笑着说,我送只台灯给你,保证你喜欢。

晚上下班,他带回一把手电钻,大概是借的。将一只青花瓷酒瓶放在自来水龙头下,打开水龙头,让水细细地对着酒瓶流着,叫我摁住酒瓶,他拿着手电钻,对着瓶底的外侧,钻一个眼。找一只

手机里的妈妈

□ 姚正安

爸妈相濡以沫七十七年。他们共同经受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,他们也曾一起享受着生活中的点点快乐。七十七年里,妈妈所受的苦难,可以写一本书,我不想咀嚼那些不堪的苦,而妈妈所享的福,是很少很少的。

妈妈走了,没打一声招呼就走了。爸爸如同一只孤雁。我理解爸爸的苦楚,却无法劝解爸爸。
4
妈妈就这么昏昏地躺着,不吃不喝不言语。十七日下午三时,奇迹出现了。
我跪下去为妈妈擦拭泡沫,并用棉签湿润妈妈的嘴唇。我一遍遍喊着妈妈。妈妈的左眼微微睁开,右眼角有泪水渗出。

我喊来姐弟,他们也一声声叫唤着妈妈。妈妈的右眼也睁开了,无力也无光。
一位探望的老人说,没得用了。
这难道就是回光返照!
妈妈的眼睛睁着,从中读不出任何信息。呼吸越来越急促,泡沫越来越多。
直至十八日零时十五分,妈妈的呼吸微弱了。我们赶紧为妈妈穿衣服。衣服刚刚穿好,妈妈走了,表情很平和。

我们按照农村风俗处理着妈妈的后事。
5
什么是孝?孔子说:生,事之以礼;死,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。
妈妈走后,我和姐弟尽心尽力做着风俗里应该做的,勉强说是“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”,但对妈妈,有意义吗?

我在“生,事之以礼”上做得太少太少了,总以为不少老人的吃穿,不缺老人的用度,就是孝了。“礼”之所指,何止吃穿用度。总推说忙于生计,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屈指可数。
九十多岁的父母一直生活在老家,他们生活中有多少困难,我们想得太少了。父母也从未在我面前说过一个“难”字。
民谚:养儿防老,积谷防饥。积谷可以防饥,养儿能够防老吗?至少,我这个儿子在父母防老上做得是很差的。

细细想想,在人口迁徙频繁的现代社会,养儿防老还真的是一个问题。
6
农历三月初一是我 and 弟弟的生日。人说,儿女的生日是母亲的苦难日。妈妈生了六个小孩,其所遭受的苦难,文字表述自是苍白的。
妈妈是在我和弟弟生日的那一天倒下的,是在我和弟弟生日的第三天走的。
妈妈太睿智了。她为她的归期作了如此精心的规划。
妈妈,您是怕我们忘了您,是吧?
怎么会呢?您走后的一个月里,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,您就在我的眼前,您就在我的身边。

妈妈,您定格在手机里,您定格在我的心里。

青花瓷台灯

□ 朱玲

被老公一点拨,勾起了我的创作欲。我的眼睛散发着火热的光芒。立即翻箱倒柜,找了一件不穿了的蓝碎花布旧衬衫。仔细裁出一块布,然后拖出婆婆的大头机,有模有样地踩起来。我想那时我踩着缝纫机的样子多性感啊,那“达达”声胜似任何花开的声音。

不会,灯罩缝好了,我把骨架套进去,完工的灯罩似美女的帽子,帽沿还用布镶了一层褶皱,重重叠叠的,像来来回回的心,戴在青花瓷台灯上,犹如一位古典美女亭亭玉立着。

晚上,窗外,一钩新月天如水;屋内,自吹炉火夜煎茶。扭亮台灯,侧卧在沙发上,握一卷书,看,或不看。这样的时光一定是在云端,看似离红尘很近,其实离红尘很远。我贪图这样的意境。

旧灯头,电线穿过瓶口,从小孔穿出。线头接个开关。再翻出一只旧灯泡插在灯头上。打开开关,灯亮了,柔和的灯光洒了一地。老公说,我用铅丝扭一个灯罩的骨架,你找点碎布缝个灯罩。

假如爱有天意
请让天流泪
请再给我一双
不会流泪的眼睛
好让我在月圆之际
不要 不要
哭到对望不相见

假如爱有天意

□ 寒蝉

假如爱有天意
请让我成为一株木棉
在你必经的路口
日日守候你的到来

假如爱有天意

他叫宏章,好多人喊他“谎言山”,人前不喊背后喊。一开始我们不解,有人解释说,他可会说谎了,大谎小谎,开口就是谎,成了谎言山了。可我却没觉得他说了什么谎,大概是有人爱夸张地形容人吧,于是,谎言山就喊开了。

宏章身体精瘦,眼睛里老是有些血丝,乱发蓬在头顶上,嘴略有点向前嘟,愈觉他的面颊瘦小。
他是个孤儿,爸妈在“三年困难时期”饿死了。叔叔六爷舍不得他,让他一日三餐跟着吃。宏章自己的屋在六爷家东边紧隔壁,来去方便。六娘娘到家以后,宏章还跟着六爷,六娘娘没说什么,还担起了宏章妈该负的责任。
我们下乡的那一天,宏章是带路人,从公社领我们到生产队。我们跟着他行走在乡间的小田埂上。看到一片闪着寒光的水田冰面,我们不敢迈腿。宏章说,没事,冰厚着呢,步子跨小点就行了。按他的话,我们小心迈步,抄捷径,穿行在夜晚水田的冰面上。
宏章比我们大不了几岁,看着生产队一下子来了几个新农民,显得很兴奋。当天晚上,他一直帮着我们忙里忙外的,很晚才回家。

第二天大早,他就捧着早饭碗来串门了。看到我们,张口就说:我们今天走上台,说说知识青年下乡来……说上快板了,一副文娱人才的样子。我们等着下文,他却不说。说呀! 说个老鬼,他就会这两句。旁边的人说。
宏章人单薄,生产队照顾他,不排他做重活,让他放鸭,于是宏章成了生产队里的鸭倌,做了“鸭司令”。

当鸭司令可不快活。要起早,要赶场子给鸭找活食。起早不要紧,生产队里哪个不起早。赶场子找活食也不怕。让宏章上心的是生产队里的几百只大大小小的鸭,一只也不能少,那可是集体财产,少一,也要秋后算账的。还有一些亲朋好友人家的鸭,给他带趟放的,带到蛋季,再各归各家。当初,找宏章带趟时,都说,少了不要赔。带趟的鸭子,有剪了左爪一个趾头的、有剪了两趾头的,有剪了右爪趾头的,还有的在鸭喙上烙出印记。这些记号,各家自己记了,宏章不要烦神。这些鸭,当然一只也不能少。

鸭倌的家当——一只“鸭划子”,那是一只小巧玲珑两米多长的三舱小船,宏章能把小船撑得飞快。一把放鸭锹,锹头半尺长,锹口成弧形,铲起一锹土,握着锹把一抡,土块能飞出好远好远。鸭群在河里,宏章用鸭锹铲了土,远远抛去,那土坷垃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,准确地落在鸭群的一边,掌控着鸭群的方向。
宏章每天早起,打开鸭栏门,站在

童年的我就对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颇感兴趣,哪怕是见到路边一颗小铁钉、一支铅笔头,也要捡起来,带回家存留在一个小铁箱里。渐渐地积攒多了,小铁箱存得满满的。有一次我爸爸回来,寻找东西时发现我的小铁箱,打开一看,里面乱七八糟的装满了不起眼的小物件。见我喜欢收藏小物件,他不但不反对,还特别腾出一个大一些的铁箱,让我存放。

走在路上,我总不放过路边的蛛丝马迹,那些铁钉、铅丝、钢笔、铅笔、角尺之类的东西很少逃过我的眼睛,有时捡到铜板、铜钱,偶尔还捡到几分几角的人民币。上学以后所捡到的人民币就交给老师,曾好几次受到过老师“拾金不昧”的表扬。最高兴的是捡到喜欢的小人书和其它书籍,我特地将家里过去的小药橱擦洗干净用来存放,加上家里的书籍,后来,小“书橱”成了我上学以后增长知识的宝库。
农村有了农业机械、有了自行车、有了半导体等电器以后,我捡到的东西也就多了,尤其是金属物品,如螺丝钉、螺丝帽、吸铁石、老虎钳、铁丝、铜丝、扳手等,有十多种。放学后我有时将储藏的“宝贝”拿出来整理整理,所收藏的杂件虽然没有多大价值,但把玩着这些杂件,脑海里总是产生很多稀奇古怪的幻想和问号,那些小变压器、小晶体管、小灯泡不知是好的还是坏了的。我特地买了两节电池做试验,

小变压器、小晶体管接上电源后就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,小灯泡接上电源就亮了。我用捡到的铜丝线将小灯泡和电池连接起来,挂在床头顶上用来晚间看书,比煤油灯亮得多,而且又安全。也曾经捡到过手电筒,而且还是可用的,因无法找到失主,就用来晚上走路或找东西时照明。捡到的吸铁石放在铁箱里,将铁钉之类的金属物全都吸附在一起,像一个刺人的仙人球。

那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立过功。家里需要铁钉、铁钩、铅丝之类的,爸爸就到我的储藏箱里去找。记得住在我家的下放干部在乡村崎岖曲折的小土路上骑自行车,有一次掉了两颗螺丝帽,在家无法修配,我就将储藏箱搬给他,让他找适合的配上,结果还真有他需要的。生产队的拖拉机螺丝钉、螺丝帽掉了,也能在我的储藏箱里找到配上,我储藏箱里的“八宝囊”还真能变废为宝。捡到的铜钱用来做毽子的底脚,捡到的铜板可以和小伙伴们打“钱溜子”,捡到角尺、圆规、铅笔之类的学习用品,我都赠送给那些需要的同学,让他们也享受我捡“破烂”所收获的价值。

进入初中阶段住校读书,我就没有机会捡“破烂”了。“文革”期间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,我把所捡的“废铜烂铁”全部背到街上供销社废品店卖废品,卖来的钱到新华书店买了书看。

鸭倌宏章

□ 汪泰

栏边,一三、二三地数清出栏的鸭,然后赶鸭下河。鸭子全下了水,宏章站在船艄,在鸭群后面,举起撑船篙,奋力击打水面,“啪、啪”,左一下,右一下,水花溅起老高。下水的鸭子个个兴奋起来,扑着双翅,蹬着双蹼,伸长脖子“呱呱”地叫着,一个猛子扎下水,在远处冒出来,然后全身使劲抖抖,又欢快地叫起来……宏章悠悠地撑着船跟在后面。

宏章是个鸭司令,一声口哨(他两指往嘴里一塞,口哨又长又响),一声“咦——啧啧啧啧”,船撑到哪儿,鸭群跟到哪儿,没有开小差的。宏章的鸭,想到哪儿,就能到哪儿。

麦子割完,犁田、放水。水追着犁铧,淹没翻开的垡头。水到了哪儿,宏章的鸭群也跟到哪儿,这正是他的鸭子追吃活食的快乐时光。鸭子扇着翅膀,喊着,跳着,扑到犁开的土里,扁扁的鸭嘴淘着,寻着,觅着;泥里,水里,爬着的,跳着的,游着的,都是鸭的口中之食,“窸窣”之声响成一片。这是宏章最快活的时候。宏章留意着每一块田,不断为他的鸭群开发食源。

一次,他的鸭群经过邻大队正耕着的一块田,人家的鸭群正在下田,于是他顾不上一切地把鸭群赶上岸撵下田。邻队放鸭的脸色陡变,两群鸭子混在一起,怎么分开? 宏章可不管这些,看着他的鸭子们扑楞着翅膀连飞带跳地下田抢食。他躺在田边,把草帽盖在脸上晒太阳,任听那人又喊又跳……听得他的鸭子们欢快的呱呱声,估莫吃得差不多了,他爬起来,一声口哨,“咦——啧啧啧啧,咦——啧啧啧啧”,呼噜噜噜,鸭子们齐刷刷地跟着他下了河,看得邻大队的鸭倌一愣一愣的。他的鸭子从没少过,有时还能把人家的鸭裹出来呢。

鸭子生蛋了,宏章的收获季到了。每天早上,打开鸭栏门放出鸭子,保管员把一地的鸭蛋拾起,过数,放进笆斗。宏章看到一笆斗一笆斗的蛋放进保管室,心里很愉快。
鸭群中总有一些鸭子对宏章好,专会生“暗生蛋”。暗生蛋就是不准时生在鸭栏里,而是迟生在出栏以后,走到哪儿生到哪儿,田里,水里,河边。出栏不久的鸭子,宏章很留意,走着走着,鸭子站着发愣了,那就是在生蛋呢。果然,鸭屁股一抬,留下了一个明晃晃的又白又大的鸭蛋。鸭栏里的蛋是公家的,栏外的蛋就是宏章的了。捡到暗生蛋,宏章最开心,隔三岔五,六爷家的餐桌上总会有蛋。

中秋节到了,生产队把过多的雄鸭分给各家各户。吃着喷香的鸭肉,大家想起了鸭倌宏章,没人说他谎言山了。

童年的储藏箱

□ 施正荣

小变压器、小晶体管接上电源后就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,小灯泡接上电源就亮了。我用捡到的铜丝线将小灯泡和电池连接起来,挂在床头顶上用来晚间看书,比煤油灯亮得多,而且又安全。也曾经捡到过手电筒,而且还是可用的,因无法找到失主,就用来晚上走路或找东西时照明。捡到的吸铁石放在铁箱里,将铁钉之类的金属物全都吸附在一起,像一个刺人的仙人球。

那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立过功。家里需要铁钉、铁钩、铅丝之类的,爸爸就到我的储藏箱里去找。记得住在我家的下放干部在乡村崎岖曲折的小土路上骑自行车,有一次掉了两颗螺丝帽,在家无法修配,我就将储藏箱搬给他,让他找适合的配上,结果还真有他需要的。生产队的拖拉机螺丝钉、螺丝帽掉了,也能在我的储藏箱里找到配上,我储藏箱里的“八宝囊”还真能变废为宝。捡到的铜钱用来做毽子的底脚,捡到的铜板可以和小伙伴们打“钱溜子”,捡到角尺、圆规、铅笔之类的学习用品,我都赠送给那些需要的同学,让他们也享受我捡“破烂”所收获的价值。

进入初中阶段住校读书,我就没有机会捡“破烂”了。“文革”期间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,我把所捡的“废铜烂铁”全部背到街上供销社废品店卖废品,卖来的钱到新华书店买了书看。